

一段珍贵的视频一经播放就引发了沧州人的关注，耙地、打场、筛粮等乡村景象，勾起人们无限的回忆。与两年前众人一起探秘的《运河人家》一书，也有许多相似画面。运河往事，再次浮现——

百年前旧影像可属老沧州？

本报记者 杨静然

近日，一段自称拍摄于1930年代初期的沧州乡村影像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备受市民关注和热议。似曾相识的沧州风貌，若隐若现的口音、腔调，不仅再现了百年前的真实场景，也勾起了许多人的儿时回忆。

透过这段珍贵的影像，运河景致、民俗遗韵、风土人情再一次从历史深处向我们走来。



《运河人家》里锯木头照片



《运河人家》中“打水”照片



视频中的锯木头画面



视频中的“打水”画面

再现运河往事

视频开始的前半分钟，镜头始终在乡村的房屋前摇移。一幢幢错落的土坯房，高矮不一，几乎家家门前都堆着麦子垛。几个身着薄衫的男子正在聊天说笑；旁边，躺着一头悠闲自在的牛。

然后，拍摄者来到了宽阔的麦场。打成捆儿的麦子沿着麦场四周，堆成一座座小山，还有的已经碾轧完毕。人们谈笑风生，场上人头攒动，似乎在分享着收获的喜悦。还能隐隐约约地听到人们的说话声，腔调正像沧州一带的语音。

耙地、打场、筛粮、牛车……农忙时的种种情景，吸引着拍摄者前往。镜头下，还有锯木头的男子，拉着石碾子轧场的毛驴，村民拉着牛犁地等等，犬吠、拉车、叫卖声不绝于耳。

镜头一转，来到了运河边。辽阔的河面上，一艘木船撑起高高的白帆，几个身穿长袍的男子手持长桨，奋力划船。忽而，一艘货运船驶来，船上满载着货物，速度很快。影像中，还能听到奔腾的运河水声。

随后，作者将镜头对准了两个“打水”的男子。只见两个强壮的

男人拉动一个类似筛子的器具，筛子像是柳条编织而成、固定在一个木架上，两个男子一齐拉动绳索，用统一的摇晃动作，将筛子里的水投进后面。一遍遍重复打水，动作看起来很娴熟。同样是这样“打水”，随后出场的两位男子将水投进身后的水池中，“哗哗”的水流声音清晰可辨。

这些熟悉的画面，将人们的记忆瞬间拉回到上个世纪，渡船、码头、货轮，河边奔忙、劳作的人们……运河往事，再次浮现。

似曾相识的影像

这段珍贵的影像资料来源于一位网络视频博主，他在视频开头介绍了这段视频的来历：“这是拍摄于1930年代初期河北沧州乡村的罕见影像，由当时伦敦退休教师克莱博士来中国时所拍摄；同行的，还有克莱的女儿，一名医学传教士。根据1933年的《沧州志》和创刊于1887年上海的《博医会报》记载，光绪二十二年开始，陆续有伦敦传教士协会的人员来到沧州，还建立了一家名为‘英国耶稣教沧州施医院’的教会医院，后重建并更名为沧州罗伯茨纪念医院。而克莱的这

次沧州之行拍摄的这段并不专业的影像，和当时流行拍摄城市、景点、时事等不同，其专一记录下了当时沧州的乡村及百姓忙农务的场景，让后人能用更生动的方式，了解那个年代的沧州乡村日常。”

他的这段视频从何而来？视频拍摄地到底是不是沧州？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段影像仿佛似曾相识。

2020年初，一本名为《运河人家》的书走进沧州人的视野。这本由英国人写于一百年前的小书，在沧州引发强烈关注。从译作，到探秘一般地回溯挖掘原著，建群、开研讨会，大家在蛛丝马迹里寻找答案。在本报的持续关注下，先后刊发了多篇报道，从地理位置、民俗民风、标志性建筑、博施医院等多条线索出发，最终确定书中所描写的城市就是沧州。书中发生的很多故事就在博施医院旧址，与博施医院历史相互印证。这次探秘对研究运河文化、沧州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如今，博施医院旧址上，建起了博施博物馆。这段影像也吸引了馆主于龙华的关注。他说，视频里的很多画面与《运河人家》书中的照片如出一辙，如锯木头的男子，运河边“打水”的场景，就连运河里的船只都与书中的十分相似。

按照视频里所说的医院，可能就是当年的博施医院，但于龙华翻阅了博施医院的史料，并未发现有关“克莱”博士以及他女儿的相关记载。

视频引发网友热议

虽然这段视频有些模糊、晃动，但还是唤起了沧州人的记忆。

有网友说，和他记忆中的农村老家一模一样，影像里那些农活，生长在农村的人都干过；有网友说，百年前的沧州口音和现在几乎一模一样，让人倍感亲切；还有的网友猜测，这大概是关于沧州最早的一段影像记录，近百年前的沧州，风土人情、乡村风貌、运河往事，就在这一帧帧影像中复活。

还有网友持怀疑态度，说运河岸边的许多乡村都有这种情景，不能仅凭视频博主的介绍就断定是沧州。

关于这段视频的讨论仍在继续。期待读者提供更多的线索，继续挖掘视频中的元素和故事。



扫码观看视频

津南抗日自卫军 有一支“苑进忠营”

王占龙 杨静然

国破家亡之际，他在家乡献县高举抗日的大旗；他组织抗日武装，加入张仲瀚领导的“津南抗日自卫军”，为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作出了突出贡献；他驰骋疆场，战功赫赫，深受献县人民的爱戴；他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出谋划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他，就是献县籍抗日英雄苑进忠。

新中国成立后，苑进忠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委员会委员。1958年3月13日病逝。

虽然苑进忠去世多年，但关于他英勇作战的故事仍在家乡广泛传播，影响深远。

建立抗日武装

苑进忠，又名苑鹤，1907年4月出生在献县陌南村。他从小读书认真，后来在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陌南村当小学教师。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不断南进，没多久就占领了献县县城，苑进忠一家平静的生活也被打破。

面对山河动荡、内忧外患的困境，苑进忠决心要杀敌报国。他和一些知识青年深受红色思想的洗礼，不断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他们汇聚到一起，决定建立一支抗日武装。当时，附近村的爱国青年纷纷响应，杏园村的冯恩荣拿出自家存的十几支长短枪，动员了十几名青年报名；黄鼠村的刘盼钧、刘炳均兄弟分别动员了20多人、十几条枪加入；孝举村的李恒植，也带着20余人参加……不久，一支拥有100多人、七八十支枪的抗日武装组建成立，名为陌南义勇队，苑进忠被推举为陌南义勇队长。

1938年初，张仲瀚组织成立“津南抗日自卫军”，并到献县商林一带招兵买马。苑进忠了解情况后，加入了这支队伍。张仲瀚将陌南义勇队编为津南抗日自卫军第一支队，苑进忠担任支队长。1938年3月28日，第一支队又改编为津南抗日自卫军第一团特务营，苑进忠任营长。陌南义勇队经过改编后，在武器装备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战士们的抗日热情也空前高涨。

奇袭日军据点

1938年8月，“苑进忠营”由献县西乡来到了献县东部一带离津浦铁路较近的村庄。他打算在附近伺机袭击敌人，振奋一下战士们的士气。

经过几天侦查，他们选定了沧州砖河火车站的日军据点作为袭击目标。

砖河是位于沧州与泊镇之间的小车站，据点内驻有日军一个班以及十几个伪军，防范松懈。苑进忠认为，出其不意，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完全可以取胜。但必须速战速决，因为砖河距离驻有日本重兵的沧州城很近。

经过一番周密的研究，苑进忠挑选了40多名战士，分成两个小分队，化装成农民和小商贩，把武器藏在米袋和钱袋里，和赶集的群众一起混进了砖河车站。

街上赶集的人熙熙攘攘，苑进忠带领几个战士慢慢向据点门口的日本哨兵靠拢，同时将手伸向怀里，将手枪的机头打开，又悄悄地与战士们用暗号进行联系。在确认所有战士都已进入战斗位置后，他猛地抽出手枪，一个箭步冲到日本哨兵跟前，对准哨兵便扣动了扳机，敌哨兵当即中弹倒地。

苑进忠立刻带领几个战士冲进了日军据点。据点内的敌人毫无戒备，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晕头转向，有几个日伪军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便被击毙了。其他的日伪军则仓皇逃窜。苑进忠立即指挥大家用火封锁据点，同时指挥另一分队的战士抢占制高点，打击冲出来的敌人。

敌人在短暂的慌乱之后，也清醒过来，用猛烈的火力反击苑

进忠他们。双方交战了几个回合后，苑进忠意识到再这样僵持下去，一旦敌人增援，则对战斗十分不利。于是，他命令士兵们立即撤出了砖河。

敌人的增援比苑进忠预料的还要快，战士们还没有全部从敌人据点撤出来，砖河站外面已经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敌人得知砖河据点被袭后，便立即派兵前来增援。苑进忠指挥部队边打边撤，最终摆脱了日本兵的追击，结束了这次奇袭战。

这次战斗击毙日伪军10余人，缴获长短枪10余支，活捉了一个翻译官，俘获伪军10余人。回到献县县城后，张仲瀚亲自主持召开了庆祝大会，赞扬这次战斗是津南人民向日本侵略者打响的第一枪，并当即宣布了嘉奖令。

为经济建设做贡献

由于“苑进忠营”频繁地打击敌人，很快引起了敌人的重视。敌人集结兵力，要专门对付津南抗日自卫军，形势十分严峻。为保存这支武装力量，1938年10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命令津南抗日自卫军尽快开到阜平一带进行整训。1939年1月，苑进忠率领三营随津南抗日自卫军离开家乡，开进了河北西部的大山中。

1938年12月，冀中区党委和军区决定，将津南抗日自卫军划归贺龙的120师，改编为八路军120师359旅后，仍由张仲瀚领导。1939年1月，这支部队随同120师在贺龙的领导下，东出冀中，与冀中军区汇合，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其间，苑进忠率部随120师参加了冀中回民大会战，消灭了日军吉田大队700余人。此后，苑进忠又参加了向八路军寻衅的国民党石友三、张荫梧部。

1939年1月，日军得知袭击砖河日军据点的，是献县陌南村苑进忠时，出动了100多人，从县城向陌南村扑来，妄图捉拿苑进忠及其家人。为躲避敌人追捕，苑家人在共产党和亲友的帮助下东躲西藏。

经过日本兵的洗劫，苑家人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纷纷参加到抗日中来。苑进忠的大女儿苑林瑞，1940年2月参加献县第六区妇救会，任主任，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成为献县城乡区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儿子苑林春参加朱鸿儒领导的第七区小队，在县城西部不断地开展对敌斗争。

1939年7月，张仲瀚奉命率领八路军120师津南抗日自卫军1700余名指战员到达河北省灵寿县北潭庄，与八路军120师359旅719团合编。八路军12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主持大会，由师政委关向应宣布120师津南抗日自卫军与719团合编的命令。八路军120师津南抗日自卫军转为八路军120师359旅建制序列、番号仍为八路军120师359旅津南抗日自卫军，下辖4个营，兵力达到2300余人。曾经的“苑进忠营”就在其中。

整编后，苑进忠被抽调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实业处合作科，任科长。1945年4月任第四专署实业科科长，后来，组织筹建华北合作总社，他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苑进忠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委员会委员，为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出谋划策，作出重要贡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交河镇政府大院 留住红色记忆

本报记者 寇洪莹

当万物凋零，城市褪去了色彩，泊头交河镇政府大院却在寒冬里，闪现着亮丽的“红”：这“红”是老建筑物的粉刷一新，更是红色文化传播的映照。

从2020年开始，镇政府大院就热闹起来。交河革命纪念馆在这里落成，严肃的政府大院更加接地气。耄耋老人，稚童学子，自由行走在大院里，去了解交河的革命历史和人民英勇奋斗的篇章。大家发现，红色的因子一下子激活了老建筑的生命。

在大院西北处就是新建的交河革命纪念馆，如今已成为“泊头市青少年教育基地”，正式对外开放。从1925年到1984年，交河的革命历程、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在纪念馆里一一呈现。

“张隐韬打响交河反抗压迫第一枪”“第一任县委书记叶宗汉投身辽沈战役”……讲解员认真讲解着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庄重的氛围、红色的历史，让参观者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热情在这一刻点燃。

革命纪念馆以时间为轴线，以中国共产党在交河活动的历史为脉络，分为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两大篇章。交河是一片红色的土地，馆内整体风格也与此呼应。大面积的红色基调，大气庄重。4个展柜并作一排，展示着当年曾用过的器具、办过的报纸和读过的书籍，党徽、国徽交相辉映，照耀着那些曾经逝去的英雄烈士。

1925年，共产党员张隐韬在

交河县泊镇发动群众，组建起一支1200多人的农民自卫军，打响了交河人民反抗剥削、压迫、推翻旧世界的“第一枪”。1926年，津南特委委员刘格平直到直隶九师，发展了交河县第一位共产党员，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从此，九师成为津南革命的策源地，吴建华领导建立交河县委，叶宗汉任书记。

“七七事变”后，交河涌现出黄立荣、刘剑鸣等一批抗日英烈。在对敌斗争最残酷的时候，在大赵庄村建立献县县政府，大赵庄村也成为坚强的红色堡垒，被誉为华北“小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交河人民成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广大贫苦农民真正翻身得解放，齐心协力组织生产，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

走进政府大院，五星红旗在门楣上方飘扬，两根红色圆柱挺拔而立，中间门头是“为人民服务”，两侧白墙上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宣传标语。穿过门楼，74间办公用房见证着历史变迁，历经着沧桑岁月。“门窗、花墙沿用了上世纪50年代的样式，为保持原貌，我们找了很久的手艺人承接修复工作，窗棂的红漆是一点点调出来的。”副镇长孙君健说。

在院子东侧，已经多年停滞的小喷泉，经过一番维修，也正常运转起来，“哗哗”的流水声为小院增添了一抹生机。正对大院门楼的一棵参天高耸的梧桐树，深受大家喜爱。由于当时种植期间，正逢

全国学习县委书记好榜样焦裕禄的热潮，所以这棵树被视为焦裕禄精神的象征。梧桐树历经风雨六十载，根越扎越深，枝干在政府大院蓬勃舒展。

以政府大院为核心画圆，周围是一片又一片的老建筑，房屋大多有四五十年的历史。如何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这些老建筑，以科学态度、绣花功夫做好保护利用的大文章，是交河在新一轮城市更新中认真思考、细心实践的问题。

交河镇自宋熙宁六年立镇，交河驻地始终未曾变动。104国道和106国道自两翼通过，省级公路正港路贯通东西，县级公路东固路纵贯南北，这里曾被列为“全国500个小城镇建设试点镇”“第三批全

国发展改革试点镇”“河北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这里有苏式建筑红星礼堂、瀛南书院、留粮亭、钟楼等文化遗迹。

从梳理这块地的历史文脉着手，交河明确了“原址修复、修旧如旧”的原则。同时提出，在注重保护历史建筑的基础上，整合红色文化资源，引进文化和文艺元素活化利用，打造红色历史文化小镇。

交河革命纪念馆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打造红色文化小镇的系列举措，在穿越这地带的老建筑前上演。老政府大院赋能，这是一个“建筑可阅读”的新故事：在保护中更新、在更新中更好保护。打造最美红色大院，展现了泊头交河人民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交河革命纪念馆一角